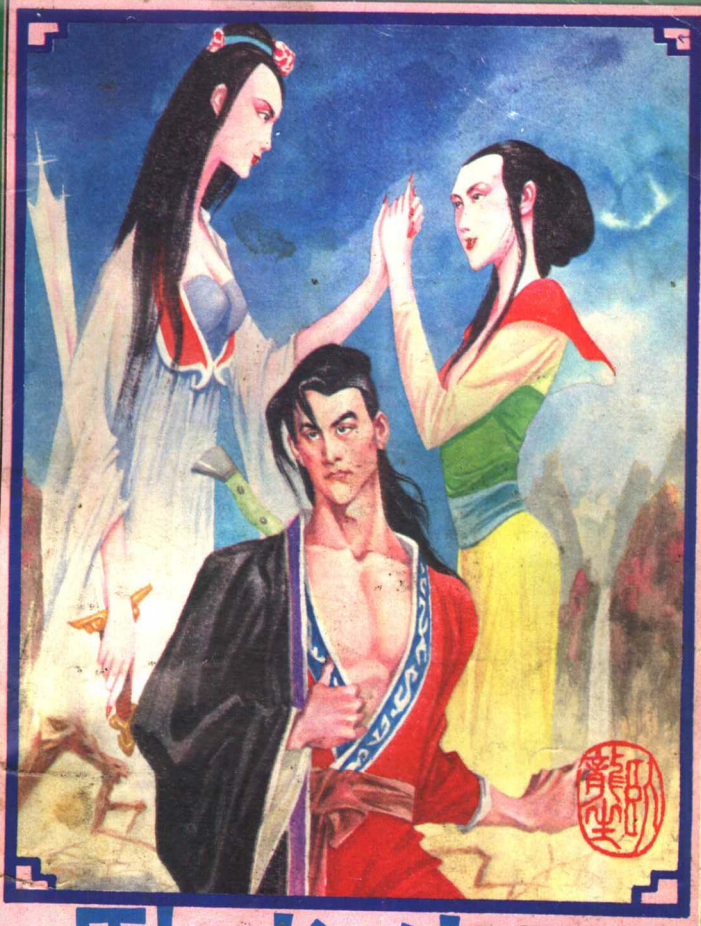


1



台湾

卧龙生

虎胆侠魂未了情

虎胆侠魂来了情

【台湾】

卧龙生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虎胆侠魂未了情》简介

江湖人物历来是分为“黑”“白”两道的。白道，一般指凭仗武功、保货走镖和劫富济贫的武林同道，亦称“侠义道”，而黑道，则是指挟着血肉之躯、匹夫之勇，小则任性恣意，为所欲为，大则雄踞一方、安寨设卡、杀人越货的江湖人士，又称“绿林”。大多数武侠小说，总是把白道中人当作主人公来歌颂，而把黑道人物写成邪恶势力的代表，当作魔头来鞭笞的。

然而，黑道中就没有善良之辈？白道中都是正人君子么？

卧龙生先生巨著《虎胆侠魂未了情》便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揭开了江湖铁幕，让我们看到了所谓“黑道”、所谓“绿林人物”的真实面貌。

横行江北绿林道、杀人无算的冷面阎罗胡柏龄，冒死闯入北岳恒山的绿林争盟大会，技压群雄，一举夺得天下绿林盟主的宝座。为了扭转世人对黑道绿林的成见，他处心积虑，定

下四大戒律，意在整饬绿林，领导黑道人物改恶向善。

然而，就在他雄图初展、抱负方遂的时候，他竟受到了来自“黑”“白”两方面的仇视和误解，为了弥平武林惨祸，他忍辱负重、舍死忘生，最后竟死在了“黑”“白”两道的夹击之下！

胡柏龄之死，为武林带来了空前的杀劫！

他的爱妻，手无缚鸡之力的闺阁弱女谷寒香，为报夫仇，立志要将天下武功高强之人罗织麾下，为此，她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女人最可珍贵的贞操！

于是，江湖上出现了一位美艳无双的“红花公主”，不知多少武林高手为她的美色所动，甘愿效命在石榴裙下，不惜为了一夜缱绻而自残一耳、一目或一指！

红花公主的艳名和床第之间的风流韵事，也随着她所积累的露水情郎的耳、目、指日见增多而远播天下！

她似乎忘却了廉耻，变成了一个美艳而又冶荡的淫妇！

她先后征服了为数众多的一流高手，连隐

居在天台万花宫的独眼怪人这个绝世魔头，也为她的艳名与绯闻所动，心甘情愿地将一身武学尽数传授，最后，独眼怪人自己也死在了与她寻欢作乐渲淫纵欲的销魂榻上！

谷寒香——红花公主，靠着布施色相的方法，终于练成了绝代武功，最终手刃仇敌。而她自己，也在亡夫的灵前，良心发现，举起纤纤玉手，拍向了自己的天灵，一代艳姝，就此香消玉陨……

卧龙生先生此作，情节离奇曲折而不悖情理，文笔香艳优美而不流淫妄，刻划人物惟妙惟肖，揭示内心入木三分，实在是一部立意新颖、手法高明、令人不忍释卷的武侠小说精品！

目 录

第一章	荒林孤雏	(1)
第二章	北岳大会	(24)
第三章	豪侠争雄	(42)
第四章	龙争虎斗	(62)
第五章	盟主之争	(88)
第六章	四大戒律	(106)
第七章	绝谷风云	(133)
第八章	生离死别	(153)
第九章	飞梭却敌	(179)
第十章	血溅荒山	(201)
第十一章	江湖惊变	(224)
第十二章	南昌奇闻	(245)
第十三章	古刹惊魂	(268)
第十四章	阴手一魔	(290)
第十五章	阴风毒掌	(311)
第十六章	初访少林	(330)
第十七章	滔波狂澜	(353)

第十八章	秘谷夜惊	(372)
第十九章	血印毒掌	(396)
第二十章	以德报怨	(413)
第二十一章	暗布陷阱	(437)
第二十二章	杀机四伏	(457)
第二十三章	鬼谋毒计	(479)
第二十四章	碧血丹心	(497)
第二十五章	大错谁铸	(519)
第二十六章	玉洁冰心	(536)
第二十七章	复仇之火	(559)
第二十八章	盟主之争	(576)
第二十九章	玉趾飘香	(599)
第三十章	世外桃源	(622)
第三十一章	奇遇奇逢	(642)
第三十二章	怪人怪事	(664)
第三十三章	醉人容色	(687)
第三十四章	移花接木	(705)
第三十五章	江南双豪	(731)
第三十六章	风云迭起	(750)
第三十七章	步步杀机	(775)
第三十八章	芳踪何处	(796)
第三十九章	惊险重重	(816)

第四〇章	花残人非	(836)
第四十一章	割肉喂虎	(860)
第四十二章	手刃魔主	(882)
第四十三章	重振声威	(903)
第四十四章	初会阴魔	(925)
第四十五章	再探魔窟	(947)
第四十六章	龙争虎斗	(969)
第四十七章	初试向心露	(992)
第四十八章	暗赠绝毒丸	(1016)
第四十九章	玉手染血	(1036)
第五十章	奇人辈出	(1056)
第五十一章	力斗曼陀	(1080)
第五十二章	计挫丰秋	(1097)
第五十三章	怀璧其罪	(1125)
第五十四章	天台觅宝	(1149)
第五十五章	三妙遗珍	(1170)
第五十六章	洞闭香消	(1191)
第五十七章	三妙书生	(1214)
第五十八章	洞中学艺	(1239)
第五十九章	群雄毕集	(1259)
第六十章	香消玉殒	(1290)

第一章 荒林孤雏

秋风瑟瑟，晨寒犹浓，由河北保定府西行入晋的官道上，两匹健马，一前一后狂奔急驰。

第一匹黄膘马上，坐一个身材修伟，四旬左右的男子，紫脸环目，满腮虬须，一身深蓝色疾服劲装，外罩黑缎披蓬，青色巾头，背插长剑，血红的剑穗，随风飘拂，马鞍前斜挂一枝三尺八寸长的铁拐，看上去神威凛凛。

后面一匹枣红马上，却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美丽少妇，大红披蓬，玄色短装，腰中横束一道红丝结成的索绳，一端结着一个光芒耀目鸪头金锤，一端系着一个雪白的银球，由盘腰索绳中结垂两肋。

这两人衣着特殊，一望即知是武林中人物，虽然秋晨寒浓，但那两匹健马仍跑的满身汗水。

这时，两人正行到一片树林旁边，那玄裳少妇忽的一抖缰绳，枣红马陡然间向前疾冲了五六尺，追在那大汉马后，笑道：“大哥，咱们已兼程赶了半夜，人虽不倦，只怕马已困乏不堪，不如在这道林旁边休息一下再走。”

那紫脸大汉一勒马缰，转头答道：“不错，一阵急奔，恐已有六七十里，也该让两匹牲口落落汗啦。”

他相貌虽然威猛惊人，但对那少妇言词却十分谦和，当先跃下马背，牵马入林。

这一男一女，就在林边一株大榆树下，席地而坐，玄装少妇由马鞍上取下干粮包裹，打开摊在地上，笑道：“这一次北岳大会，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绿林豪杰，如果真都赶往参加，那人数恐要有数百之众，想争那绿林盟主之位，只怕不是容易之事，大哥早年已名满江北六省，享誉之隆，无人可比，如今对这绿林盟首之位，又何必定欲力争？”

那紫脸虬须大汉微微一笑，道：“此次恒山大会，名虽是争霸绿林盟主之位，其实就是一叟，二奇，三雄，四怪和咱们两人之争，那三雄四怪虽然很高，但我自信有能制服几人，二奇名满江湖，不可轻敌，我虽久闻其名，还未会过两人。自然，最可顾虑的还是罗浮一叟，不过，有你在我身边，情形又自不同……”

那少妇缓缓放下手中干粮，目光凝注在那大汉脸上，微现幽伤的说道：“我自知本领有限，只怕无能相助大哥。”

紫脸大汉忽然仰面一阵大笑道：“只要你站在我身侧，用眼睛望着我，就能激励我必胜信念，那里还能让你真的出手相助……”

他忽然又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在未遇你之前，我确实是个嗜杀成性之人，行事从无是非之分，但凭当时的好恶之念，恣意而行，而且出手阴毒，从不肯留人一步，因此江湖上才送我一个冷面阎罗的绰号，当时我并不以此为憾，反有些沾沾自喜。但自从和你相识之后，不知不觉间性格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往把杀人视为赏心乐事，现在，却变成极大痛苦，唉！几年来，我虽然尽力改过向善，但因过去积恶太重，结仇太多，始终无法获得一般侠义道中人物的谅解……”

那玄衣少妇一颦黛眉，接道：“那也不能怪你，他们对你诸般逼迫，都是我亲眼所见，那种赶尽杀绝的做法，未免过份，自然不能怨你施下辣手对付他们。大哥，你不要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中，你是被他们逼得没有办法呀！我心里一点也不怪你！”

紫脸大汉突然伸手握着那少妇玉腕，神情激动，热泪盈眶，说道：“你对我情爱愈深，我心中痛苦愈大，回想起以往诸般恶迹，恨不得横剑死在你面前……”

玄衣少妇慢慢的把娇躯偎入那大汉怀中，轻举右掌，堵住那大汉嘴巴，笑道：“我不要知道你过去所作所为之事，但自我嫁你之后，没有看到你妄杀过一个好人、做过一件错事，三年前你伤人，我知道那是被迫，如果不是他们伤了我，你还不肯施下毒手，大哥，只要我能活一天，我就一步也不离开你……”

那紫脸大汉，黯然一叹，道：“这几年来，我已经觉着领受的太多，像我这般满身杀孽的人，皇天还这样厚爱于我，更增我无比的愧疚，我这次不惜重入江湖，赶赴北岳，争夺那绿林盟主之位，并非是心存名利，而是想借那绿林盟主地位，约束同道……”他话未说完，忽闻一阵低弱的哭声，随着那萧萧秋风飘传过来。

玄衣少妇一挺身，由那大汉怀中跃起，道：“大哥，听，这荒林之中，四无人家，那来的啼哭之声？”

紫脸大汉脸色微变道：“咱们瞧瞧去，只怕是……”他忽然住口，急步向林中奔去。

这一片荒林，大约两三亩地大小，榆槐杂生，衰草荒芜，两人奔行了四五丈远，忽觉迎面秋风挟着一股血腥气味。

冷面阎罗就地一跺脚，但闻蓬的一响，碎石粉飞，沙土四扬，坚硬的沙石地上，登时下陷了两寸多深一个脚印。

只听他冷哼了一声，道：“果不出我所料。”微一挫腰，凌空而起，右掌随势劈出。

一股凌厉的掌风，震的盘空交错树枝，波开浪裂，但闻瑟瑟响声不绝，黄叶枯枝，纷纷飘坠。

玄衣少妇紧随着跟踪跃起，飞落在那紫脸大汉身侧，两人这一跃之势，大约一丈左右远近。

定神望去，只见一丛深草旁边，横陈着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并肩仰卧，两人衣着都很华贵，但死状却是很惨，男的两臂被斩，又被拦腰削了一刀，女的身上衣服，有好几处已被撕破，看来是生前有过一番挣扎，散发覆面，身中四刀，三处是人身要穴。

那玄衣少妇虽是一身武功之人，但心地却很善良仁善，目睹惨景，不自禁滚下来两行泪水。

冷面阎罗侧脸望了娇妻一眼，满脸忿然之色，道：“咱们如能早到一个时辰，这两个人也不致被杀死了……”

忽闻那枯草丛中，传出来微弱的哭喊之声：“妈妈……妈妈……”

声音若断若继，低弱凄楚，玄衣少妇眼中热泪，倏然间急涌而出，纵身一跃，从两具尸体上面掠过，分开乱草，抱出来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满身鲜血，奄奄一息。

她顾不得再和冷面阎罗说话，抱着孩子急奔出林，到了林边拴马之处，急急从马鞍旁取下水壶，再从披蓬上扯下一块布绉，洗涤了那孩子身上血污，只见孩子左肩右腿之上，各有一道两寸多长，深可见骨的刀伤，幸好尚未伤到筋骨。

可是，这等极重之伤，纵是成人，亦难忍受得住，何况他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幸得她是会武之人，对疗治刀剑之伤，十分熟习，当下轻

轻把孩子放在地上，急趋丈夫坐骑旁旁边，解下马鞍上携带的金创药，很仔细替那孩子敷上，用布包扎起来。

她虽是少妇之身，但因未曾生育过儿女，替他扎好伤势之后，下一步不知该如何才好。沉吟了一阵，才拿起水壶，轻轻启开孩子牙关，向他口中灌了滴开水。

只听身后一声长长叹息，道：“这孩子长的倒很可爱。”

玄衣少妇只听那叹息之声，已知身后何人，缓缓站起身子，说道：“大哥，这孩子好生可怜，咱们把他带走好不好？唉！自我和大哥结婚以来，就日夜盼望给你生个儿子，那知我肚子不争气……”话至此处，忽觉一阵羞意，泛上来两颊红，垂头接道：“这孩子不但可怜，而且也生得异常清秀，他身上两处刀伤，都很沉重，要是不用大哥“止血生肌散”相救，只怕他决难活得下去。”

冷面阎罗沉吟了一阵，道：“香妹之言，本和我心意相同，不过……不过眼下时机不对，我们争雄北岳，胜负生死，都难预料，如果带着这样个重伤的孩子，不但诸多不便，且将有碍手脚，还是不带的好，想这道路之旁，定会有人经过，不如留给别人……”

玄衣少妇缓缓把目光移注在怀中孩子脸上，神情中无限怜惜，说道：“大哥说的不错，就是你说错了，我也是要依你的。”言词虽然柔和，但声音幽幽，热泪满眶，显然在这短暂的一刻之间，她对孩子已由怜悯生出很深的爱恋。

她轻轻在孩子脸上亲了一下，孩子忽的睁开一双失神无光的眼睛，低弱的叫了两声：“妈妈，妈妈……”又闭上了眼睛。

两声低弱的呼唤，是那樣的亲切，玄衣少妇含蕴在眼眶的热泪，不禁簌簌落下，滴在那孩子脸上。

她不再回顾身旁的丈夫，放下孩子，缓步走到坐骑旁边，跃

身上马，向前奔去。

冷面阎罗紧随着翻身上马，追在身后，默然无语，其实他心中何止有千百句话要说，他从未见过娇妻这般哀怨的神情，心中十分不忍，恨不得立刻答应她，带着那孩子同行，但他一想到赶奔到北岳之后，那争夺天下绿林盟主的惨烈搏斗，带着一个不解人事的孩子，实有不便之处，只得把想说出口之言，勉强忍住。

两人放马奔行，约有五里左右，忽听身后传作一阵急促的马蹄之声，冷面阎罗回目望去，只见五匹快马并排疾驰而来，铁蹄过处，尘埃弥天。

他内功精深，目力大异常人，一望之下，已然看清来人面貌，不禁微微一皱眉头，低声说道：“香妹快请勒马，有人追咱们来啦！”

那玄衣少妇猛的一带马缰，枣红马打了一个转身，停在路侧。

但见五匹快马风驰电掣一般，片刻之间，已追到两人身外数尺之处，马上人一齐猛收缰绳，只听群马一阵长嘶，前腿竖立，收住急冲之势，马上人却不待马蹄落地，一齐飘身下鞍，动作轻灵迅快，非有极好的轻身功夫决难办到。

五人跃下马后，同时对冷面阎罗一个长揖，说道：“胡大哥别来无恙，这几年你到那里去了，害我们找得好苦……”

冷面阎罗轻轻叹息一声，截住几人的话，接道：“你们还找我作甚，我早已洗手归隐，不问江湖是非了。”

最左首一个年龄较大之人，忽然面现凄然之色，说道：“大哥纵然洗手归隐，也该知会我们一声才好，这几年来，江北武林道上，盛传大哥遇害之事，一班兄弟，无不忿恨填胸，立志要替大哥报仇，只是大哥遇害一事经过，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究竟谁是正凶，一时之间无法探得确实毫息，害得一班兄弟们奔走江北六省，到处寻访大哥行踪，探听大哥遇难确讯，数年奔走，始终未能探得确实消息，但我知大哥一身武功，已达超凡入圣之境，放眼当今江湖，有谁是大哥敌手，遇害之事，恐是谣传，但因无法寻得大哥下落，只得半信半疑，一班兄弟在久寻大哥不得，大都心灰意冷，只余下我们五个，立誓要寻得大哥下落，如果证实遇害之事确真，亦要寻得大哥遗体安葬，再找正凶，替你报仇，想不到大哥却是有意逃避我们……”言词虽是说的婉转，但隐隐含有责备之意。

只听冷面阎罗黯然一声长叹，说道：“承蒙旧时兄弟们对我这等关怀，小兄十分感激，但近年之中，我已深悔过去的一切作为，满身罪孽，两手血腥，因此埋名深山，隐迹荒岭，忏悔我半生债孽。”

五个大汉望望他身后飘拂的血红剑穗，马鞍上挂的铁拐，脸上现露出不信神色。

冷面阎罗目睹几人神情，不禁微微一耸双眉，冷冷的说道：“我胡柏龄几时打过诳语，这次我重整剑拐，再履江湖，但我欲所作为之事，已和昔年大不相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就请几位转告一班旧时兄弟，说我胡柏龄对他们的一番关怀厚情，十分感激，但我已于数年前洗手退出江湖，江北绿林道上，早已没有冷面阎罗胡某人这号人物了。”

说完，带缰转马，欲待走去。

五个大汉素知他为人做事，稍不逐心，举手就要杀人，见他转马欲走，那里还敢伸手拦阻，相互一施眼色，一齐拜伏地上，说道：“大哥请稍留片刻，我等还有下情禀报。”

原来这胡柏龄在未洗手退出江湖之前，乃江北六省绿林道上的总瓢把子，声威所指，江北黑白两道的人物，无不俯首听

命。

此人发迹奠基，亦是际缘时会而起，当初江北道上，出现了五个人物，这五个人中，三个是触犯清规，被少林寺逐出寺门的弟子，蓄发还俗之后，仍借少林派外门弟子名义，横行江北。两个是武当派中私自逃离的门人，出没在江北地面。因为几人都是初涉江湖，不懂绿林过节，横冲直闯，引起江北绿林道上反感，暗传绿林箭，邀集高手，合力截击，想把几人逐出江北地界。五人因利害相关，结成一体，因为个个身手不弱，在几番被人围歼搏击之中，伤了不少江北绿林道上高手。

这一来，事情闹的越发不可收拾，江北六省所有绿林高手，一致愤而联手围剿。

可是其间不知出了什么变故，所有穷追五人高手，都纷纷回集，聚会保定府，筹谋对付少林，武当两派的来人。

冷面阎罗胡柏龄听到江北绿林聚会保定府之讯，单身匹马，赶往赴会，他轻功已达炉火纯青之境，无声无息的进了会场，数十个江湖高手，没有一个发觉他何时入了坐位。

直待众人意见纷歧，迎战避敌两者难作定论之时，胡柏龄突然起身插嘴，力主合力迎击，当时他年纪还轻，人又无名，虽然说的慷慨激昂，原作先驱，独斗天明大师，但却无一人附和赞成。

胡柏龄生性本极暴戾，看众人无一把自己放在眼中，不觉大怒，飞起一脚，踢翻桌子，大骂群集的江北盗首，个个都是贪生怕死，欺软怯硬的酒囊饭袋。

他这猖狂的举动，独犯众怒，立时有四个著名大盗，向他扑去。

冷面阎罗见状，冷笑一声，挥掌迎战四人，不过十合左右，四个声誉卓著的江北巨盗，全被他点倒当扬。

他这一现身手，果然镇慑全场，遂有一大半主张截击两派的人，愿随他迎堵两派高手，不过，要他出手对付天明大师，因为群匪所以难作定论，大都是害怕天明大师的威名，既然胡柏龄愿独斗天明大师，少去一个顶尖强敌，余下便可应付。

胡柏龄眼看江北绿林的大部著名高手，肯受自己节制，内心十分，当下哈哈大笑一阵，领着主战群匪，迎截天明大师率领的两派高手于黄河渡口。

那一战虽然是动员大部江北绿林道上精英，抗拒少林、武当两派高手的大会战，但最为主要的还是胡柏龄和天明大师的一场搏斗。两人由晨至暮，由暮至晨，一昼夜的惨烈搏击之中，仍然无法分出胜负。

天明大师当时已六旬以上，而冷面阎罗胡柏龄只不过三旬左右，那时出道江湖尚不及三年，天明大师虽未输招，但在一个昼夜火烈绝伦的拼搏之中，也没有占得丝毫上风，他本是望重武林的高僧，看自己已经一日夜之久的时间，还未把一个初出江湖的黑道人物打败，不禁大感惭愧，既心折对方武功，又感无颜再战，当下急攻三杖，把冷面阎罗胡柏龄迫退两步，跃出战圈，说道：“老衲一生之中，会过无数高人，但如施主这等年龄，有此身手，实在罕见罕闻，就凭施主这身惊人绝艺份上，老衲愿担承敝寺掌门人责怪，就此率本门中弟子，撤回嵩山本院，不过武林之中，首戒背叛师道，兰因絮果，一毫不爽。施主一身武学，举世无匹，如能步入正途，不难成为一代大侠，正邪之分，一望即知，是非之辨，全由心念，老衲不揣冒昧，说了这番肺腑之言，尚望施主三思。”

说罢，果然率领少林门下弟子，退离江北，返回嵩山。

天明大师一走，武当派中几个弟子，也随着撤离了江北。

这不但使江北绿林同道对胡柏龄刮目相看，就是少林，武